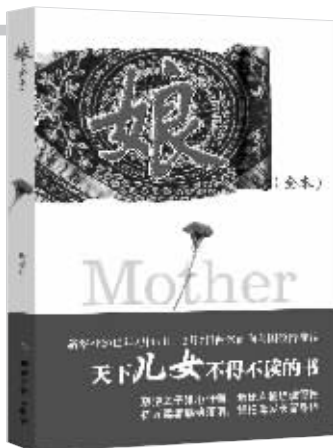


壹

娘在我最危险的时候
抢回了我的命

我祈祷娘的来生不再是一只无脚鸟,而是凤凰鸟;百年以后,我们这些儿女也会像一只只凤凰鸟,飞回娘的身边,做娘千年的孩子、万年的子孙。

《娘》(全本)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家通过11年的痛定思痛,从父亲抛弃母亲和自己开始写起,真切描述了湘西大山深处一位中国母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全景记录了母亲牺牲所有的名誉,以血泪和生命抚养孩子、保护孩子,以品德和精神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经历与恩典。母亲遭受社会和儿子的双重伤害与摧残,饱尝人世万劫不复的伤痛与辛酸,却依然充满百折不挠的顽强与坚韧、如山似水的博大与善良、穷且益坚的乐观与豁达。本书一经出版,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天下儿女不得不读的书”。本报经授权即日起连载该书部分章节。



作者简介

彭学明,男,1964年11月11日生,土家族,湖南湘西人。著名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出生于湖南湘西保靖县复兴镇熬溪村,在湖南古丈县长大,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外语系。历任古丈县第一中学教师、保靖县文化局创作室主任、保靖县政府办秘书、《张家界日报》编辑记者,湖南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张家界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等,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全国第九届人大代表,全国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任茅盾文学奖评委和鲁迅文学奖评委。主要代表作有轰动全国的长篇纪实散文《娘》(全本)及散文集《我的湘西》《祖先歌舞》等。

我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爹却羞红了脸

路的两边是田,田的两边是山。顺着田和山,娘背着我,进了寨子。

寨子不大,却有几棵大古树。枫香树。高高的,有几个人合抱那么大。是秋天了,地下是一大片枫香叶。金红金红的,金黄金黄的。娘踩着落叶,沙沙有声。一只狗从一户人家冲出来,对着娘和我吠。娘顺手从路边园圃的篱笆上抽了根竹条,对着狗挥。被吓退的狗,引出了更多的狗。一个寨子就被狗吵乱了,吠破了。寨子上的人都走出来,认出了娘,亲热地喊娘。心最热的,就手脚很快地走出来,在半路上迎接娘。她们见主人跟娘是熟人,也懂事而亲热地摇起尾巴来。有的狗退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默默地望着我们。乡亲们跟着娘走到了石板路上,边走边跟娘讲话。

走到水井边时,娘把我放下来。洗衣的、洗菜的、挑水的,和一路跟

过来的人都围着我转,每个人还喜滋滋地捏我的脸蛋,摸我的鼻子、扯我的耳朵。

嗨,走的时候,抱手上的,长这么大了,泡儿一样,家云哥米有福气。寨上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在湘西,米有,就是没有的意思。泡儿是湘西的一种野果,有两三颗包谷籽大,红红的,甜甜的,熟透的时候,红得发亮,看得见里面一包红糖水。有点像草莓。比草莓小很多,甜很多。特别熟的,会发黑。是我至今认为最好吃的水果。农历三月有三月泡,农历五月有龙船泡,农历九月、十月有羊屎泡。我们湘西讲长得像泡儿一样,就是讲长得好看,长得乖,嫩得像熟透的泡儿。

乡亲们讲的家云就是我爹。我娘带我来这个寨子,是找我爹要伙食费的。我还没生下来,娘和爹就脱离了,用城里人话讲,就是离婚了。

娘和爹脱离后,我爹一分伙食费也未米过(没给)。我娘的日子实在糊(维持)不下去了,就找我爹来了。

娘从水井里舀了一瓢水喂我,走了一天了,我们都渴了。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故乡的第一口水。那时候,我是分不出故乡的水有多甜的。长大后,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才知道故乡的水是多么的甜。

有人站在水井边大喊:家云哥!快出来!嫂子带你儿子来了!

那个叫家云的爹,早就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家离水井很近。只隔着一丘田。田里的稻子正是金黄。爹站在门前的阶沿上,目光穿过那层金黄的稻浪,远远地望着我们。稻浪起伏翻滚,爹的心也在起伏翻滚。娘讲:你爹是又喜又怕。

见爹站在那里不动,人们又喊:家云哥,你还捱什么?还不快来接?(捱,我们读ài,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的意

思。)众人都附和:是啊,快来接。

爹慢慢走到水井边,笑笑地看我看我,又看看我娘,不知如何是好。

寨上人讲:你还看什么?家云哥,嫂子都把儿养这么大了,你还不快抱哈(下)子?

爹哈(傻)笑着,在身上搓了搓手,想抱,却没抱。爹局促不安地看看娘,又看了看后面。那是一片竹林。竹林里面掩映着一户人家。那是爹的叔叔婶娘家。人们都知道,爹是想看他的叔叔婶娘在不在。爹怕他们不欢喜。尽管竹林的绿色很密很厚,爹还是怕他叔叔婶娘的眼光比竹林还尖还厚。

娘知道爹的顾虑,指着爹对我讲:喊爹,他是你爹。我看着爹,“咯,咯”地笑。娘又讲:喊爹,喊爹——我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爹却羞红了脸,还是诚惶诚恐地往后面竹林的屋坎上看。

爹讲:我不要后悔药,就要儿子

寨上人就骂我爹:你还怕什么?你各人(自己)儿子你不要?快抱屋里去!是的撒!你到哪里捡这么大个儿子去?抱各人儿子,还把你喰(吃)了?

爹又不安地看了看竹林后面,憋了气,大了胆子,走到背婆边,把我抱了起来。边走边把我亲了又亲。记忆中,这是爹唯一的一次亲我。娘和爹都流下了泪。

进了屋,爹就给我和娘烧火煮饭。文贵二叔到他家拿了两个鸡蛋。那时都穷得亢亢耸(穷得没有穿的,冷得发抖),两个鸡蛋,比现在的什么盛大宴会都珍贵。寨上人也挑水的帮着挑水,烧火的帮着烧火,洗菜的帮着洗菜。边看着我边跟我娘讲话。他们很久没见我娘了,心里很是亲热。见我娘把我养了这么大,我还如此可爱,他们心生感激。我们那个寨子,一个寨子都是家务堂(家族)和亲戚。

水还没开,爹就被他叔叔婶娘喊走了。爹的叔叔婶娘没有孩子,爹就主动承担起了赡养他们的义务。

寨上人叹气:唉!家云哥一辈子就是米有主见,信他叔叔婶娘摆。不晓得家云哥哪门(怎么)那么怕他叔叔婶娘?不晓得他叔叔婶娘又要跟他摆什么主意。饭熟了,爹都还没下来。

爹自己有房子。但因为他叔叔和婶娘没有儿女,他就跟他叔叔婶娘住。爹的房子,和他叔叔婶娘的房子坎上坎下挨着。就隔了几十米。这几十米,就是九重天。娘和爹就是被几十米的距离生生分开,天各一方。

很久,爹下来了。爹像灶火里的一锅饭焖着,不讲话。寨上人问:你婶娘哪门港(讲)?港,是我们湘西土话,讲的意思。

爹憋了老半天,讲:儿子我要。你把儿子留下。娘讲:不行,法院是判跟我的。爹讲:判跟你的,我也要。

你要是把儿子留下,我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你不把儿子留下,我就一分都不过。娘惊愕地:法院判的也不准数?爹讲:不准数,我后悔了。娘讲:你后悔米有后悔药。爹讲:我不要后悔药,就要儿子。娘讲:你一年后生家,哪门养得活?儿还要喰奶。爹讲:儿两岁了,喰什么都养得活了。

娘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喰什么都养得活?你给他喰什么?喂鸡食还是喰猪草?你上头有两个老的,下头有两个小的,你拿什么养?你莫把我儿饿死了。娘讲的两个小的,是指我同爹不同娘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其时,我那个哥哥和姐姐都在旁边站着,好奇地看着我。十六年后,我见了我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哥哥,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姐姐却早就去世了。

娘还记着这两个孩子,特意给他们买了一包松子糖。娘把糖给我

那哥哥姐姐时,哥哥姐姐都高兴地叫了一声娘。那个年月,要吃一块糖比过年还难。爹有些感动,却还是把眼一瞪,对着两个孩子吼:你娘死了!一边去!两个孩子就乖乖地站到一边去了。

娘讲:你吼什么?我两年不见两个小的了,买包糖你吼什么?爹讲:你莫管他两个,你把老二还我。娘讲:我的,我还你?还你,你也养不活。爹讲:那你莫管我的,我养得活。娘讲:你养不活。爹讲:我养得活。娘讲:你肯定养不活。爹讲:我肯定养得活。

爹和娘争执不下时,爹的婶娘站在屋后面骂起来了:养不养得活是我彭嘎(家)人的事,不管你吴二妹(我娘的小名)的事!你肯把小杂种留下来,我们就把这两年的伙食费过你,你以后永远不要到这里踩脚迹!你不留小杂种也可以,赶快死出去,莫到这里耽误我们工夫!

娘像怕我再被抢走似的,背了我就跑

寨上人就劝我娘:嫂子,把儿子留给家云哥,也得两个钱用哈。

娘的泪就一把一把地流出来,放开嗓门哭了起来:他养不活的,我跟他几年,我还不晓得他什么人?他痛他儿,人家不痛他儿。

寨上人知道我娘指的是爹的叔叔婶娘。劝:是他各人的肉,人家痛不痛无所谓,他痛就成。娘讲:他痛得了鼻子痛不了嘴巴。还是我各人带到。我留跟他们了,我脚迹都不能踩,看都不得看了,我留跟他们搞什么?

寨上人还是劝:不让你看也是你儿子,长大了还得认你这个娘。你一个人拖几个孩子也恼火(辛苦),你就留跟家云哥算了,也省了心。

娘讲:我晓得,你家云哥要的不是他儿子,是舍不得他十八年的伙食费。他舍得,他叔叔婶娘也舍不得。你家云哥不过伙食费算了,我不为难他,我不要了。我做告花子(叫花子)讨米都要把儿养大。

娘边讲边把我往背婆里放,背起我就走。见娘背起我就走,寨上人喊:家云哥,天都黑了,你还不留他们两娘(母子)?两娘(母子)天长路远饭都米喰!爹就抓住娘的背婆,不准走。娘死命地往前奔,偏要走。

一来二去,背婆里的我,只差被他们拽出来。我被吓得哇哇大哭。

情急中,爹把我从背婆里抱出来,死死箍着。娘怎么抢,也抢不过来。

爹喊:你要走你走,儿子我要。娘喊:你早搞什么去了?儿子养这么大了你要?爹喊:我的儿子我当然不要。娘喊:法院判跟我了,与你米得(没有)关系。爹喊:与我米得关系,你找我伙食费?!娘喊:法院判了你要付十八年的伙食费,你不肯就算了,我不要了。两人你争我抢,我吓得哭声更大。

我哪里肯认爹,对着娘大哭大喊,要娘。

所有的人,都被我哭喊出了眼泪。寨上人对爹讲:快放手,家云哥,莫吓着你儿子!退给嫂子,这儿子,命是嫂子的。爹就极不情愿地放了我。泪,也伤感地流了。娘像怕我再被抢走似的,背了我就跑。

一跑,就是十六年。

事后,寨上人对娘讲,娘背着我跟对了,要是落到我爹手上,我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了。因为我那个同爹不同娘的姐姐,就是在七岁时病死在家里了。那时爹常年出去给生产队做木匠活挣工分,我同爹不同娘的哥哥姐姐都没有人管,姐姐病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人送她去送医院。寨上人讲,如果我真的被留下了,也许跟我那同爹不同娘的姐姐是一样的命运。

娘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抢回了我的命。

这个寨子叫熬溪。一个离湖南湘西保靖县城十来公里的土家族山寨。